

攜自率更足比支機之石馮湯趙葛各有臨摹褚薛
顏楊終難髣髴且偏旁之互異或肥瘦之失中要皆
徑寸之書罕觀非常之蹟

皇上御帝鴻之墨海挾漢殿之璇璣用鏡宮牋
特書厥序作擘窠之字悉中準繩揮垂露之毫不踰規矩
得心應手入化窮神雖曰臨書實超真蹟昔桑世昌
著錄四十五家考陶宗儀所陳百十七本自瞻

御墨盡在下風使右軍更生亦當閣筆假常侍而在難免
登牀爰遞畫省之員俾刻崇山之麓光同五緯麗並
三辰於是相彼名區斲林屋青瓊之版載來巨浸駕

吳江赤馬之船神魚吹浪以通波健擗服襄而轉轂
遂歷樵風之境誕經曇曠之村鈞募不爽夫纖微鐫
勒無差乎苗髮蔭之華棟承以豐趺庇厥良材用新
古蹟文石之牆百堵融邱之土再成看修竹之池臺
喬雲長護勝鴻都之車馬遐壤來觀臣近矚榮光欣
逢盛際對昭回之雲漢儼咫尺之臣天顏敬綴蕪辭用揚懿美頌曰

聖矣我

后萬幾維勤一石餘暇翰墨必親迺握乾符迺闡坤珍俾
彼雲漢麗矣星辰金壺墨藪靡書不甄謂晉祿序遺



法可循手追心慕入妙通神拓為大字天矩一新螭
盤虎踞鳳翥龍伸爰即勝地勒以豐氓鷺墨之沼浮
沫成淪有丹有蘘有猗有陳有荃有蕙有松有筠有
蘋有藻有羽有鱗有赫

宸書鎮茲海垠三光輻轉七采璘彬吉雲環衛元氣彌綸
如稽山壽於千萬春

記

桐柏山金庭觀記

梁沈約

若夫上元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元霜絳雪之寶
俗士不能仰窺學徒不敢輕眇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
惟凡劣識覽鮮窮早向幽遐縹棄情累留愛林壑託分鳥
魚既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居之山實惟桐柏仰出星河
上參倒景高崖萬仞邃澗千迴翹心屬念晚臥晨起採三
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鳥忘歸銘曰日為
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

妙喜寺碑記畧

唐顏真卿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梁武帝之所置也大同七年
夏五月帝御壽光閣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東方有妙喜
佛國因以名之舊置在今州西金力山有唐太宗文皇帝
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於此山山高三百尺周回一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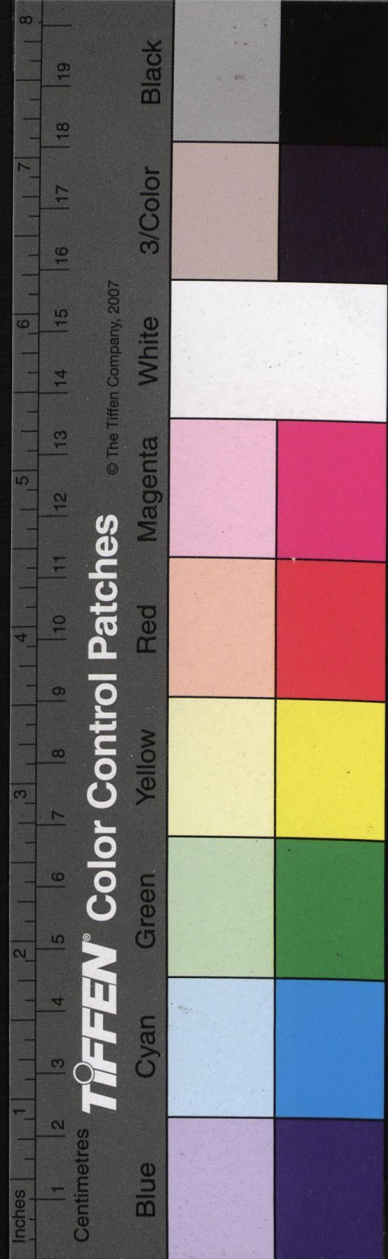


百步蓋昔夏杼南迹之所今山有夏王村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元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卽此山也亭前二十步跨湖有黃浦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昭送盛侍郎及煥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蘗湖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亭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廡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大曆七年真卿蒙刺是邦時浙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於此山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羽以癸丑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丑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於叢桂之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華葉異各樹桂之下有支徑以袁君步焉因呼爲御史徑

白蘋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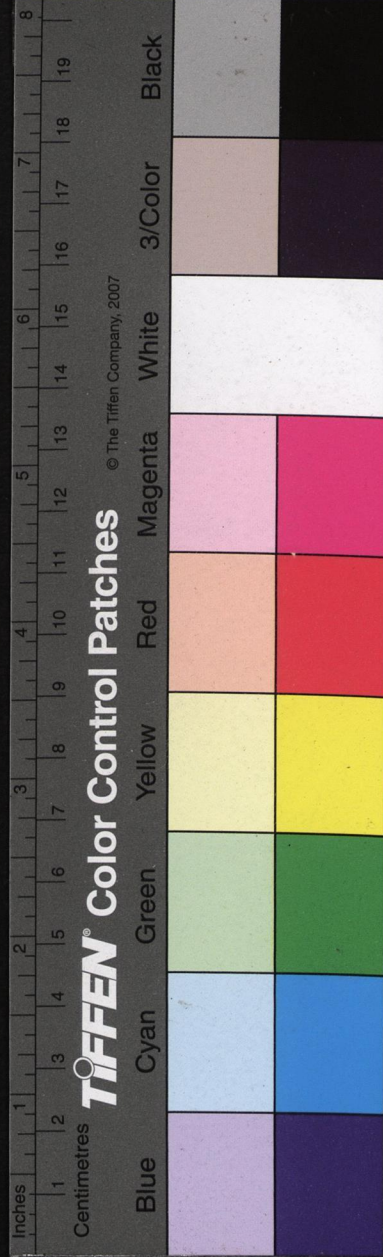
唐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綦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爲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



東傳... 卷一百一十一
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事賞罰以勸之賦
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於前訓故居者逸亡者旋或蹈
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榛灌繩墨之下無姦傲
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濶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徭於是
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
蒙其惠繇是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雪溪而卽
焉白沙如浮流波環之前有大野綿雲繚以萬峯後有名
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
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菱菰叢生鳧鶴朋游嘉
名雖耀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高之程據洲

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修廡雙注北距於雪浮軒
流峩小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
法輪奐之美銛刮密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
而不踰內則庭除朗潔彌望鋪雪曲沼透迤以中貫飛梁
大橋而對起紫桂翠篁辛夷木蘭碧枚丹實蛇走珠綴鮮
飈暗起繁葉振蕩落英飄颻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
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之石嶙峋乎玉容葳蕤
乎臨芳棠榮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砌宜以白蘋間之紅
魚鱗翼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旆旌綵舟徐移魚
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鐘羽籥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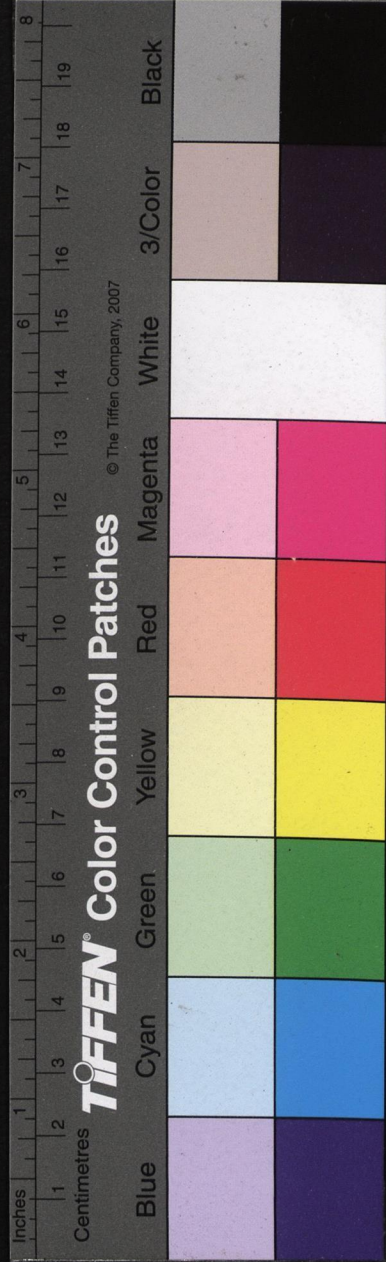


落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况乎有遺區之
歎則為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
而逝與廢置借矧蘋之為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
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
今挾贊賸賞也如彼哲賢水歌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
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購武夫之美功塵
閭不煩財用不馬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觀咨其創
物之智有以知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將
浮浙河上會稽凌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日覽亭之
崇構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五瀛
之說而沒其誼云

杭州刺史廳壁記

唐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
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
復為郡太守太守刺史無恒其稱職同九卿假以符節雖
親如魯衛貴若周召任切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
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治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
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
良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分會稽為吳郡錢唐屬
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家阜成兆人戶口



東在江漢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日益增領九縣所臨蒞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
尚書許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魏左丞
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
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以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
人受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遞臨此部况郊海門池
浙江三山動搖於掌端靈濤歎激於城下水牽卉服陸控
山夷駢稽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災沴繁興寇盜連起
百戰之後城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首乳哺疲人分命
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
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況有清江之姿巍峩有秋
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忠義歸者喜生育旌
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才遵王澤敷德
政吾見其爲公爲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刺史冠服印
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年七
月二十五日記

衢州刺史廳壁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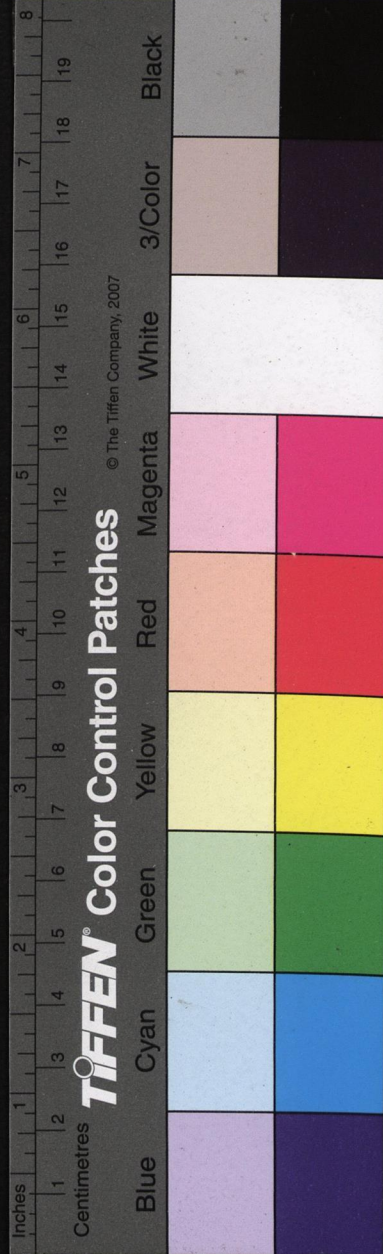
唐李華

有漢已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郡
如會稽丹陽鎮領遐湖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未一
縣抵於建安今此州卽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明吏修
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時更亂離罷置紛糅聖朝



字育元元納於大中自衛公纍單于英公滅句麗天下和平戶口繁衍元聖溥行葦蓼蕭之澤於下廷延公卿議割州邑謂疆與府近則易爲理人與吏親則易爲安以婺州封畛爲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爲大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泊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爲寡去年江湖不登茲境稍穰故浙右流離多就遺乘凡增萬餘室而不爲衆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旣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相爲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祭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則武威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

安郡王禕遺政行爲故事名位光於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大夫爲之李郎中爲之自逆僭恃天地之慈犯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幕有文有武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稔罪聖恩示以鈇鉞之威未卽大刑以爲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置節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爲之任與未持節某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秦嶺東廳事憑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百夫長上寮郡掾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仕不登州談不爲榮凡爲州者儒不毅勇則頓威攻守所由敗也勇不儒和則失



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任方今爲難至尊垂憂勤於兆人延俊乂於高位以蘇州刺史陳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良謀忠在王室其理也寬不容怠嚴不拒情清白貫於神明簡易契於黃老德必有隣歌聲宜繼由是命公典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差風俗貢賦之宜男女提封之數圖牒備矣老幼傳之今之所書畧舉勲德也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許氏吳興溪亭記

唐 權德輿

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爲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夸目參心者或大其開闢文其節稅儉士恥之絕世離俗者或梯構巖巘紉結蘿薜世駭鄙之曷若此亭與人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烟映嵐明晦萬狀鷗飛魚游不驚不鳴時時歸雲來冒茆洞許氏方岸鵲冠支筇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生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自而入焉有田二頃傳於亭下鎡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楹眺遠不覺日暮歲食之美則以給尊中方其引滿胸然心與境冥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服又何可用於胸中噫夫舉世徇物



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之理君之動也代耕
 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皆有嘉聞而無秕
 政其靜也則偃曝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
 昔善閉不為異時之大來耶予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
 詞云

湖州刺史廳壁記

唐顧况

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為
 吳興郡其野星紀其地一區其貢橘柚織縞茶苧其英靈
 所誕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
 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漢晉以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

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都督他州或否如

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秘秘子
 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
 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謖在陳則吳明
 微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
 袁給事高讜正也劉員外全白文翰也泊于頓大夫作塘
 等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
 尚書先公大夫奕葉之勲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惺銘鼎
 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
 道道鹽鐵轉運二牧既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



其通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輯於是拓鄂稷萊
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
聿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谿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紆撰
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况總兩家之說俶落晉宋
訖於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畧也
鋪張屋壁設作存勸疎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
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陽山人顧况述

嘉興監記

唐顧况

正德利用阜財足食國之本也天寶末天下兵起乾元初
上司奏議宜以鹽鐵之職總以社稷之臣幹乎山海之利
以富人也淮海閩洛其監十焉嘉興爲首朝廷以是蠲貸
恒賦實乎大內大臣奉法爲事選人拔其賢幹昇於憲署
以宣原隰光華之寵趨其署者如好鳥之棲茂林相國劉
公嘗以大監小州不相若也故其職員不忝乎爵秩其刀
布必倍於租入渤海高君目倫世以勲烈緩步濶視胷襟
洞開中有方畧不循進級故一廷評於茲二紀傾酒定交
擲金市義不餌不仁之粟前使張侍郎滂王尚書緯總其
卜式弘羊之計遂有採山煮海之役十年六監興課特優
至是未期從百萬至五百萬鹽人賈人各得其所故端介
之節風采自高繼夫漕運波香陸溢此天下之利器也可



示人乎夫以步光莫邪切玉如泥刺鐘無聲不以一割均
其銛鈍君子以知人則哲無德不酬鴻飛九霄驥騁千里
前秘書省著作佐郎顧况美使臣之得人貞元十七年歲
在辛巳正月朔記

枯郡廳壁記

唐 韋 紆

處州浙浙江東南七百里連山洞溪負海踰嶠綿歷更置
至隋始為處州後復號枯國朝置十道處州列在江南第
居於上天寶初為縉雲郡大曆末復之刺史更置迭廢州
郡沿革官則隨之大凡親人輔化任莫重焉太和五年紆
自司駕員外郎奉符典州大懼不稱其職且以地險而瘠
人貧而勞繭絲之稅重倍他郡故蓬穰歲亦未若他郡之
平年也為是邦者得不謹節而乃自封乎夫惟惻隱可以
安疲羸忠信可以美風俗待物以誠飲人以和可以去滯
法矣是三者紆未之逮而有志焉因書之壁以自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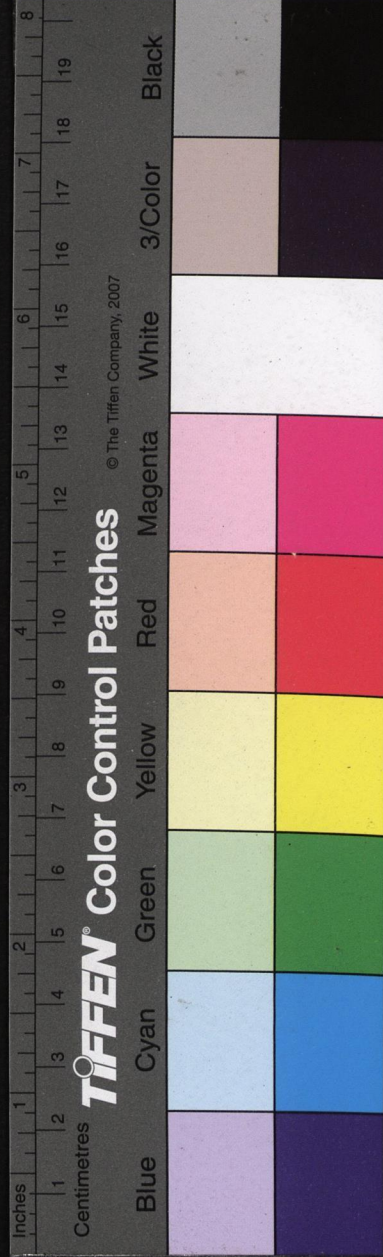
烏程縣修建廨宇記

唐 楊 夔

叔孫昭子聘於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吏籓
之昭子不以拘為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
秋賢之今有受九重之命牧其民公館推圯覲而不治者
無乃取議於君子乎丹陽余公蟾再尹於烏程降車之春
察訟決獄之暇周視縣署其門傾其廳欹其牆圯其廡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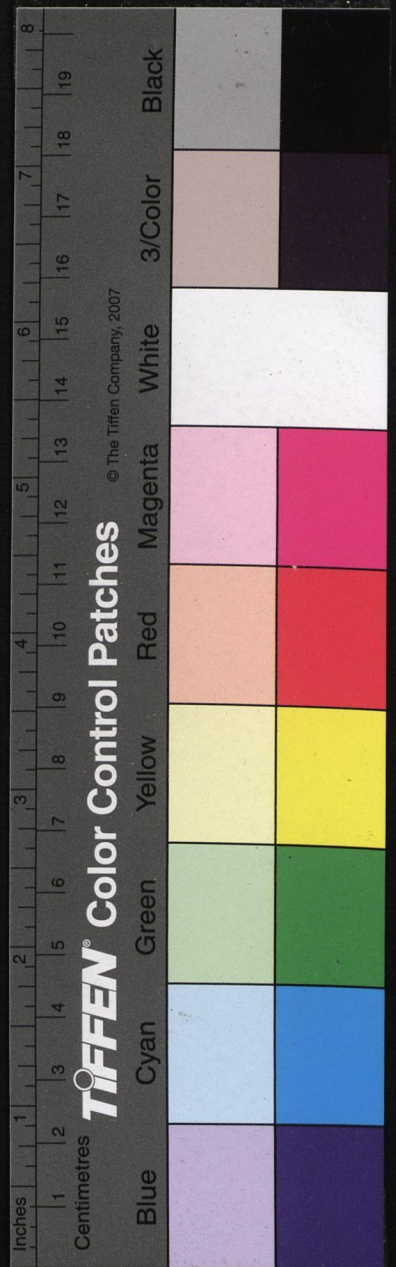
頽簷側楹倒移相倚風雨罔庇公歎曰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旣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懋以圖嗣修乎然屬天未悔亂兵火猶熾專城而居者其可無備乎故儲軍數萬以戒不虞而軍須軍餼僉賦於縣務繁力匱久莫克舉公乃宵分而寢五鼓而興行付坐維不遑所安近越於時方克僦功於是節冗費之用資贖辟之金餽力於農休徵工以厚償聽斷之餘策杖以巡慰其勞者勗其惰者設茗及餐日有省視於是工操斧斤如蟻集臚傭運其材如水赴泚財以儉而蘊故其用給人以悅而使故其功倍不期年而衆宇鼎新若換大門中門修大廳小廳東閣西閣新押司錄事院建入吏祇候房砌縣之外城凡百餘雉創宅之思垣近一百堵修衆僚之宅五造廳庫之橋六疏西亭之汙池製公廳之什器其尤赫赫者如每歲徵賦主胥類於廳之西廡以其輸賦駢湊滿逸是虞乃增廡之一楹構欄以限其內外俾永絕罔耗此以見公謀之經久也縣之西北隅舊有帳院蓋鄉史團集里書之所歲月綿遠損壞無幾每遇霖潦則束席就燥以避其沾濕亦有時矣加以往來奔走泥濘之患舉邑是病無從可革公於是歷揆其損以籌完葺正傾支摧增新易壞復建修廊以抵於都門兩有依暑有蔭從役者不知其勞矣此以見公情之恤下也公



帑摧敗上漏下濕周垣雖設局不爲固易所謂慢藏而誨盜也公乃擇堅以革枯選宏而化陋厚厥垣嚴厥關此以見公志之防閑也縣之園扉頽危莫甚彼犯大辟得繫者豺狼野心脫走是務閑闔不謹垣牆不慎是遺肉於虎吻也且糞壤狼穢戾其矜恤之意公乃剗積弊滌宿汙席以潔其榻食以茹其餒此公之處心慮物也先是縣之秋曹掾蘇頌釋褐之官也始至兼戎曹遇上已節邵有角楫之戲邵守出觀則司戎者穢其事因乘小艇往來檢馭郡治之南溪波浩洋而舟覆焉衆駭愕謂不可援俄聞空中有言曰無損蘇公忽有翰流以出其舟蘇公存焉俗稱其地爲蘇公潭大曆中縣令李晤故相 紳之父也相國誕於縣署幼弄之歲墜於縣之東池逾數刻忽若有物翼者出於池面相國畧不爲苦二者皆縣之故事而圖經不載公乃檄請邑人太學博士邱光庭輯遺事始著於籍於是盡列其狀請言於弘農楊夔夔學春秋固當以紀功書績爲事公前任日崇修先聖之祠爲文讚功刻石於縣今復紀此弘烈蓋以慰縣人之思也况公以良吏之勤請不可拒絕由是採石勒之乾寧丙辰七月記

修東亭記

故相國趙郡李公紳寶曆中廉問會稽日以吳興僧大光



有神異之迹爲碑文托郡守敬公建立於弁山法華寺會
昌中詔毀佛寺此寺隨廢時縣令李式見碑述相國先人
曾宰烏程遂移立於縣之東亭迄今五十載其碑毀折汝
南周生以明經四命重宰烏程覩其廢逸遂求於故老獲
舊文比類於折碑所失者數字因重刻於石所缺文字不
敢臆續蓋所以避不敏遵宣聖不知而作之戒也兼其舊
傳云東亭之池始相國誕於縣署學弄之歲乳母惰於保
持俾相國墜於池人莫之覺食頃如有物翼出於池而家
人方得拯焉衆方譸駭而相國笑語無替於平日人咸異
焉初有石數尺勒其事歲月綿遠石失其處故汝南生廣
其亭濬其池再刻其碑重序厥繇蓋欲存縣之故事也生
中和初宰此邑及期而代居閒閉關澹薄自得郡帥隴西
公潛使人伺其所爲知其安於貧樂於道閱百代以自娛
未嘗以缺乏爲撓由是官有乏必俾承之而生所至以靜
理聞癸丑夏復詔生宰烏程民吏忻忻再偶寬政閣鞭聽
訟事簡庭閒君子哉汝南學古入仕有其經矣生家於陽
羨數世以明經獲祿羣從昆弟並一舉而捷凡浙右之士
因以嚮風國庠聞其名咸推先焉夫善爲政者雖於人安
而俗阜必當於事有立於意不忘以羽翼厥道也今徭賦
旣調風俗旣安逋逸有歸憚子有依然後搜遺文刊墜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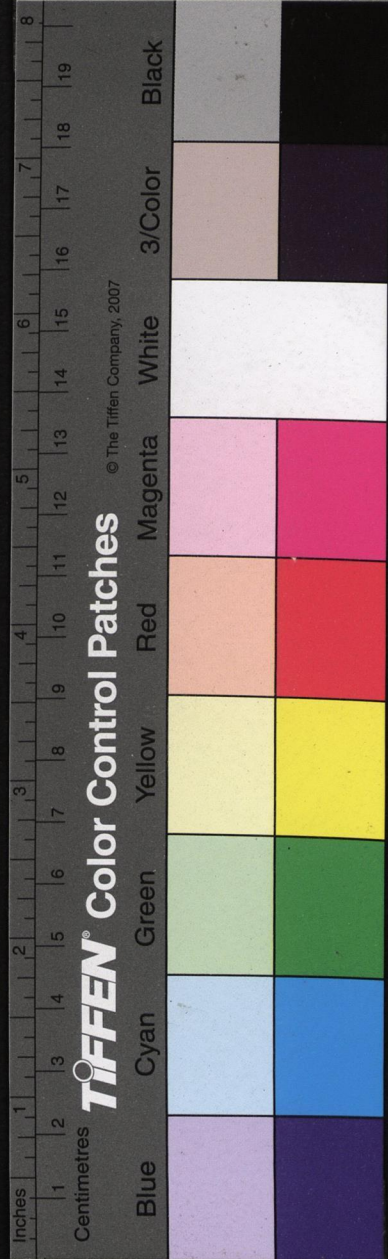
此以見興廢之心也建新亭疏汗池此以見繼絕之志也於乎當大兵之後民厭於煩役克俾其民康其務無媿於令長矣生既立大光上人之碑遂命夔記其年月別立於石且以旌斯亭之興有自也

清白堂記

宋 范仲淹

會稽府署據臥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闢之中獲廢井卽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擇高年吏問廢之由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縷不可竭

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鑄臥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悅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暮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於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湖學田記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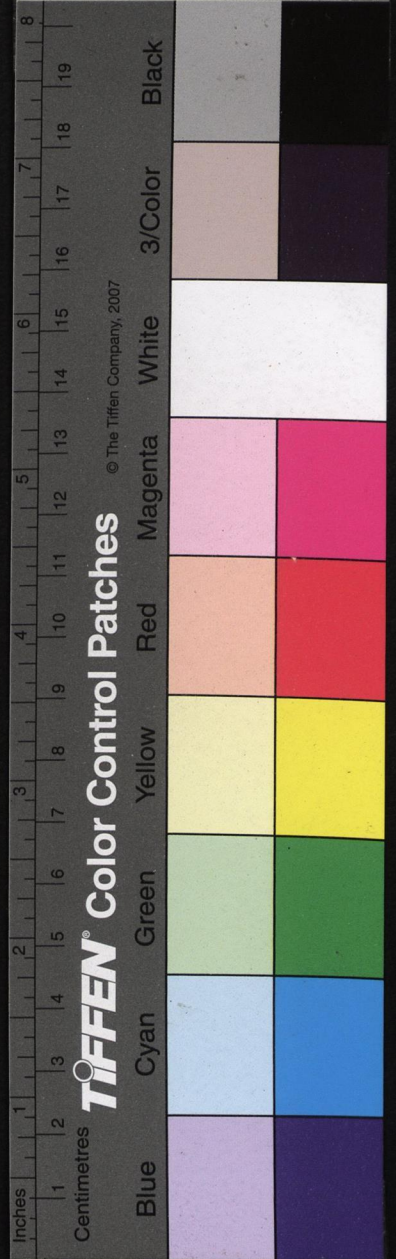
宋 顧 臨

吳興學著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錄然常患惠而
 養之者不至也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嘉
 祐中常嘗承乏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廼
 會太守鮑侯軻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
 儉是聞秀州杉楊溼有民訟田頻年不決官將兩奪之鮑
 侯起用書請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爭田以贖學者會轉
 運公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
 壤舊無暵潦之患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為學程歲
 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固易隳也泉布之富易耗也程
 之息可以霑及無涯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
 可謂養而不窮者也

湖鎮舍利寺塔記

宋 趙 抃

夫源已深日加浚根已固日加培彼培浚千萬人一二入
 焉將堙築拔絕俾派涸枝槁閉室顛踣吾不識其為可也
 浮屠寺法始漢明帝時入中國熒熒乎魏晉煌煌乎宋齊
 焮赫熾炎乎梁陳周隋之間王公卿士上焉信導豪賈大
 姓下焉服從父提子手不釋不歸兄詔弟耳不佛不師貨
 貝玉帛懾樂棄施膚髮肢體無所愛憐州供里養家孽戶
 聽祈利益怖罪苦心誠力勤一以宗乎其教如趨市然故



金碧丹刻制擬王者不謂之僭炎而涼寒而燠鐘鼓而食不謂之泰唐高祖念其如是也用傅奕益兵蕃生術武德中將持斷力行以會建成之變禪代已畫於中道明皇開元初宰相姚崇籍其徒無壯者髮男女二萬人武宗聽羅浮道士議會昌五年詔壞寺招提蘭若合四萬四千還其八二十六萬宣宗卽位憤道士議者戮於市遂復成樹逮黃巢兵火五代亂離既涸而浮既窒而流既枯而榮既路而與其故何哉源素深根素固也國朝四聖垂八十年而又日浚而月培之今四海九州其居其人之數復不減會昌前嗚呼其盛矣乎雖所謂一二人焉其亦如之何哉古

太末之地有舍利塔院年祀彌遠棟敗梁什邑人江延厚遽興其廢建釋迦殿與其像崇眈眈輪奐華麗因而增葺之曰法堂曰方丈曰門曰官院無慮月四百萬錢起明道二年九月九日訖慶曆四年六月十九日院成明年十月十二日始爲記銘曰修身治心得佛之深清淨慈智乃佛之事相好顯顯金碧穹穹雖曰外飾俾入內恭斯廟有塔是瞻是崇完堅弗隳永焉無窮嘉祐三禩素秋之季建者江氏永以爲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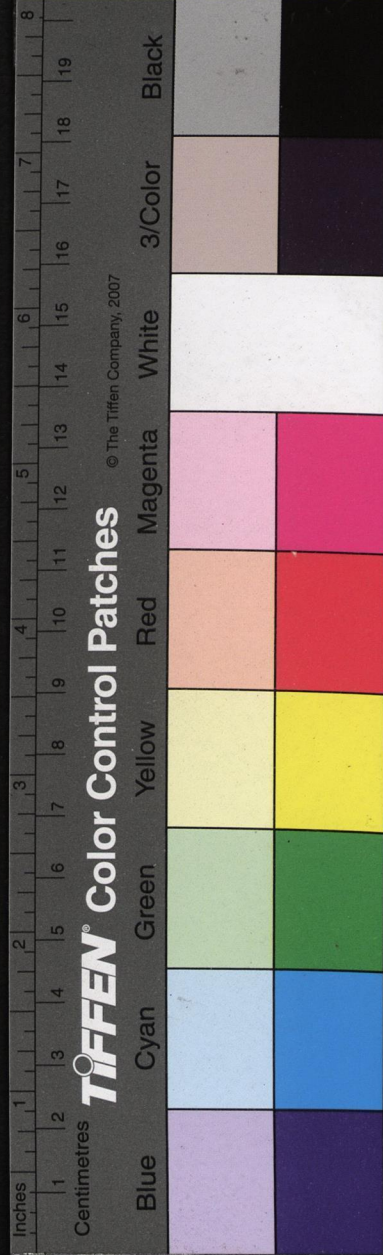
有美堂記

宋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



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無負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聚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悵恰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亦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臣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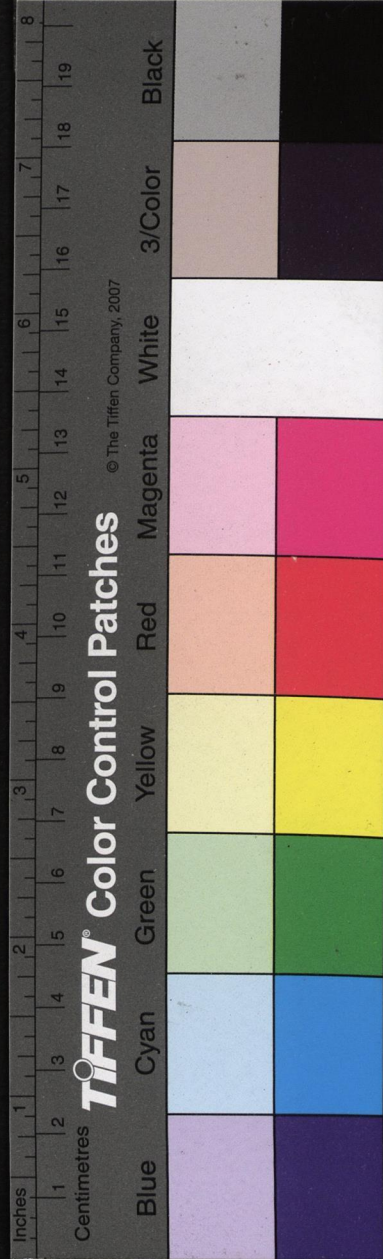


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
 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
 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
 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
 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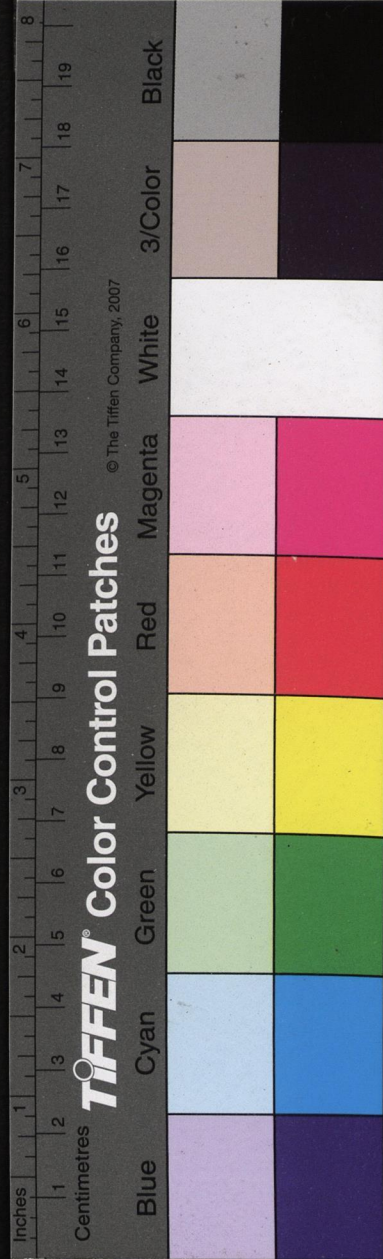
廣德湖記

宋曾鞏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余
 曰願有記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
 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
 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
 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由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鼈
 菱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鸞脰湖而今名大曆
 八年令儲仙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
 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
 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
 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為當時
 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與梁興淳化二
 年民始與州縣強吏盜湖為田久不能平至道二年知州
 事邱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
 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勅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



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旣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
年知州事李夸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
濱有地曰林村沙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
盤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夸庚又命禁絕而湖始
復天聖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按
行視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
之木自此言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元年縣主簿曾公
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西七鄉之農以
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用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
度財擇民之爲人信服有智計者使督役而日主之一
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
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
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墮水闕其間而肩以木視水
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爲之益舊總爲碶九爲
埭五十隄上植榆柳益舊總爲三萬一百丈又因其餘材
爲三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秦白鶴之山相值因以其山
名山上有廟六以祠神之圭此湖都蓋火燔之始有功於
湖者以熙寧元年十月始役而歲賦輸之庸卒事其用
民之力八萬五千七百九十有石而蓋相出於工之餘旣
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雁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



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
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
至於不知所以爲力予方患之觀廣德湖之興以數百年
危於廢者數矣由屢有人故屢以治蓋大曆之間溉田四
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
爲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與故爲之書尚俾來者知毋廢
前人之功以永爲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
張侯名洵字子堅以林闕去而爲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
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鄞縣經游記

宋 王安石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
禪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碑王鑿石遂入育王
山宿慶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
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
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
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
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
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畢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
至小溪以夜申質明觀新渠及洪灣還食普寧院日下如
吳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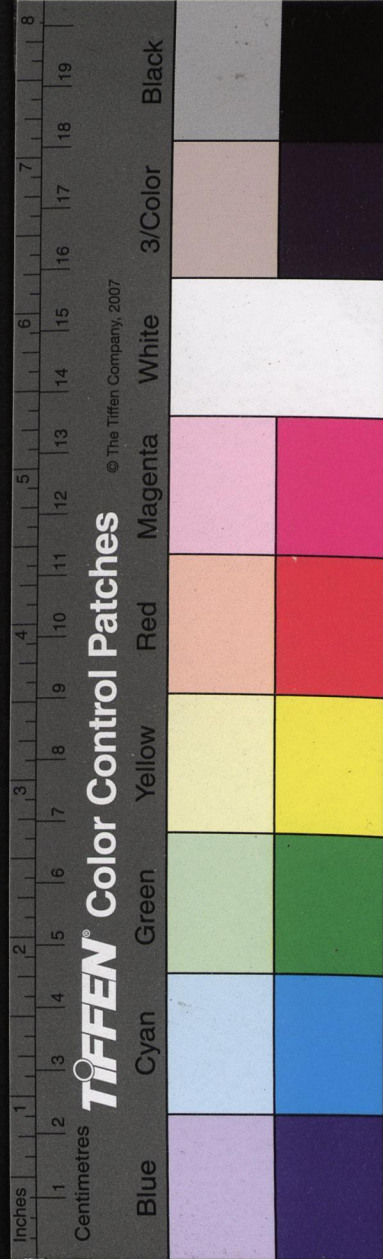
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宸奎閣記

宋蘇軾

聖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名對之
或殿開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
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
鄙其言詆為下俚之詞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
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
未盥漱而戶外之履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
傳自然得道與璉荅問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
治平中再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將安歸乎不許

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
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
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一人璉歸
山三十年有三年年八十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
奎閣亦有記若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何以辭謹
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為明梁武其徒蓋嘗藉口而
實去佛甚遠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度僧尼
崇後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天下卒以歸仁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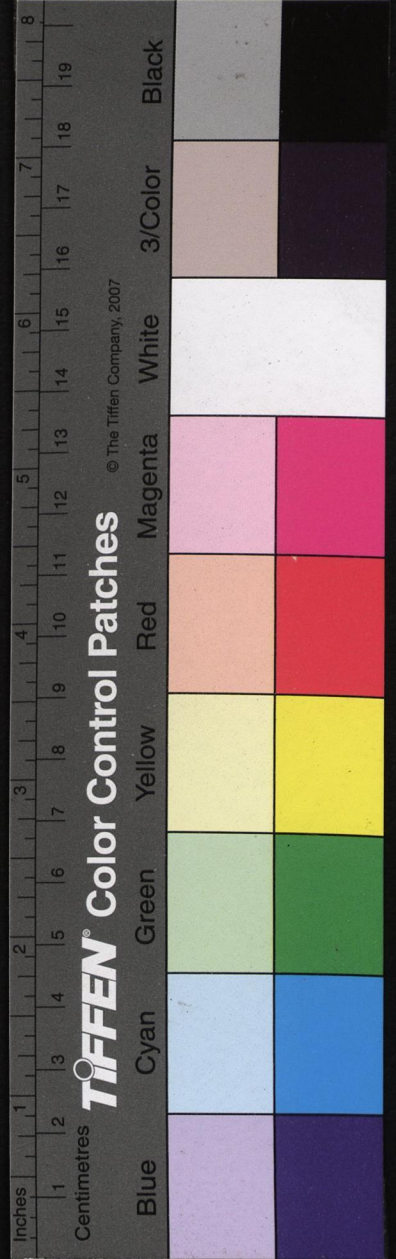


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傅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迺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月湖記

宋舒直

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衡東西四十丈其周回縱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一絕湖而過日憧憧然天禧間直節李侯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游觀人跡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名公輔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衆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爲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爲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今遂以爲僧院壽聖是也其南又有佛祠四并其東皆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湖中祥符中章郇公名得象常倅是實創之有記在焉湖之北卽郡酒務故時使人卽湖以汲水勞費甚乃隄湖之中畜清流作樓於



東作湖記述志 卷二十一
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至今以爲便然是湖本末圖志所
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考蓋嘗聞之父老
明爲州瀕江而帶海其水蓄淺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飲
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畜以備旱歲始未之
信也熙寧中歲大旱闔境取汲於其中湖爲之竭旣又穴
爲井置廬以守之鄞令虞君大寧常記其事刻石於壽聖
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輒
浸廢不治其亭南旣隄以爲放生池瀕湖之民人緣隄以
植菱芡之類至占以爲田淀淤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
酉錢侯純父名淑來守是邦連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

浚之增卑培深環築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爲十洲而敬壽
聖之閣以其名名之蓋四明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
意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
遠難知之中所以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
至樂爲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
侯可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考焉
元祐甲戌三月記

披雲亭記

宋 沈與求

宣和四年春秘閣曾侯自山陽移守嘉禾在三吳爲支郡
封域儉狹而物產饒衍居民敦本好約稱易治侯至因其



俗施教條數十民畏慕之相戒毋犯侯令越數月政成從
與僚吏曰郡雖小然介江湖之間水陸舟車孔道四出
賓客之至無虛日顧地洿下無高明之居以稱游晏何以
壯千里觀望盍圖之先是內相葉公道卿於子城西北築
亭榜曰披雲後人更名樓庠屋三楹歲久且圯又西北其
戶通闕煙塵宛轉於几席間非登臨之美侯乃以完堞餘
工悉撤去故屋基增高培薄取名材更南向爲亭外施重
簷而中敞之深明洞達丹碧燦然亭西挾以水閣曲欄橫
檻映帶左右它日與客登焉送天末之孤帆迎海上之遙
岑日夕所窮與空爲際更唱遞嘯觴酌流行神意徜徉如

在塵垢外侯舉觴屬某曰茲遊樂乎爲我記之某謂成壞
哀樂奄忽之變在物也物不可以爲常顧吾所建立有不
可磨滅者物則託焉以垂不朽登斯亭也徘徊四顧蓋吳
越交兵之場而句踐夫差之爭雄也深溝高城忽變而爲
荒田野草穴狐狸而伏鱗鱗事可哀已前年盜弄潢池兵
傳吾城連三日夜民大震擾天子至出禁旅討平之盜去
而城完因得創亭其上使吾輩一觴相屬是可樂也於是
乎書

婺州新城記

楊時

宣和二年盜發幫原蹂數州之地皆狼狽失守而婺女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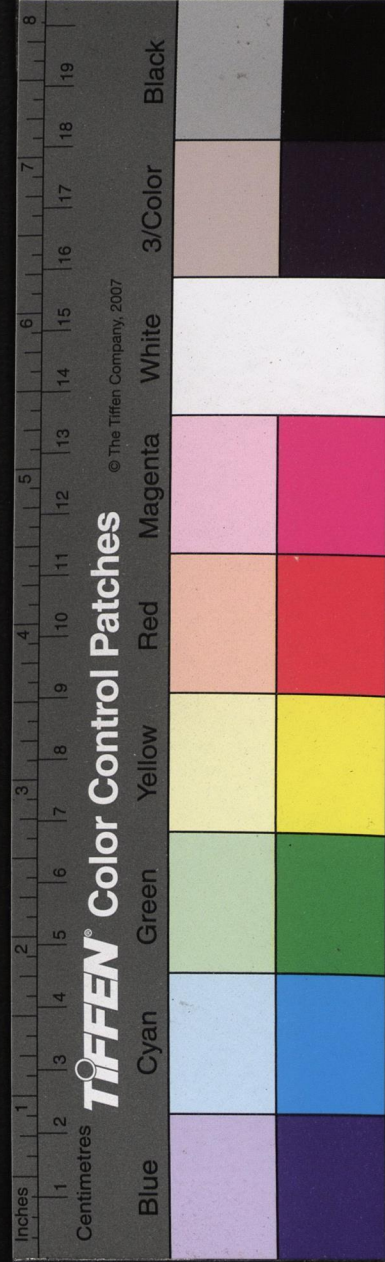
害尤甚天子惻然遴選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內鉦鼓相聞環寇師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竄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杪寇平百廢具興頑兇革心屏息聽命無敢復出爲惡者政成治定乃顧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內分裂擅強兵負固而不服者相屬獨錢氏據有全吳首效臣順爲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憂故城郭不修士卒不練一夫跳梁而六州暴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其可忽諸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爲池陶甃爲堞募七邑之夫倍其庸食因以濟其艱食費無慮數百萬而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糲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事而忘其勤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於九月甲戌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不可凌犯民吏歡欣鼓舞相與詣余而告曰昔之堦垣廢址踐爲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得以自肆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願紀成績以昭示於後余嘗讀易至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爲城郭溝池之固蓋本諸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



東晉書卷之三十一
月之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內外者本末先後廢一不可也
今藝女之政綱條紀律織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郭爲邦人
無窮之賴芳猷偉績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
本末先後之序無廢前修豈小補之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勅修浙江通志卷二百六十一

藝文三

記

遊赤松記

宋 呂祖謙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至後一日與二三友訪
呂仲平之廬登高四望縹緲赤松之居如在屋後後二日
再見覓藜杖命友戒行囊將出門仰視天際雲物飄浮雨
意墜地興盡欲止既而曰會有能為我開之者緩步出北
郭五里許塵市烟火始絕山光野色漸與人相應接而晴
光亦時著人又二里許至季氏之廬所居依山茂林清池

勅修浙江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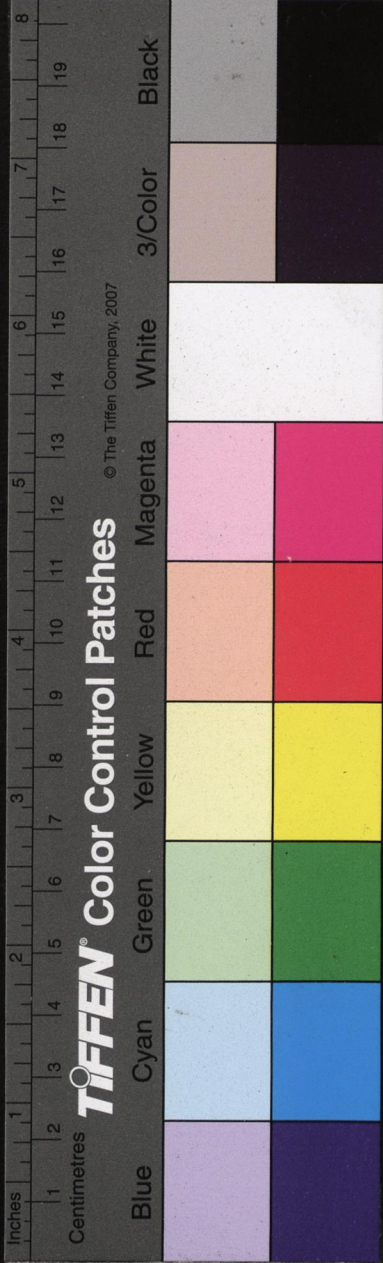
卷二百六十一

藝文三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3246951 v.91

相映帶季氏兄弟與其知友陳巖夫亦亟襍被欲共宿山中道間有可寓目處則止一以休足力一以適吾意又行十里至小石橋望赤松山積靄橫翠蔚然深明而水聲琤琮如環珮之相擊相應復行三里許入山門長松偃蹇道旁若不肯與世士爲伍至橋亭坐於老木之上古澗橫石激爲清湍澎湃洶湧人籟俱息心目爲之醒然止於漱玉飲於濯纓曩歲雷雨泉石之聲恍然猶在耳邊復曳杖入小桃源暎色已滿巖谷矣徙倚枕流四際溟濛天水一色泉聲松韻始若暴風急雨之驟至徐而察之又若車馳卒奔而未有止也雲間時有疎星點綴林杪與水影相照清澗無底坐而假寐神清如遊乎鈞天而不自知夜將半始就寢夢魂所歷蓋亦非人間世也晨興復至其處灑氣遊衍天宇無滓再至過清駐目久之道士設豆粥卽尋支徑謁二仙祠世相傳以爲皇初平兄弟覓亡羊之地或曰此畱侯所謂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者其信然耶雨微作欲還觀中已而復霽偕行者俱欲登山酌丹井飲造之自屋而返景移日改亦忘乎足之前蒼然刻屏流水在下望桃源之亭榭亦隱約可見由道或有依澗而上觀瀑泉履白石欲窮其源而不可得復相與會於丹井之上山高而深下視羣谷莫不獻狀道家者說葛真人煉丹處其



語雖若誕謾不經然廣谷大川之間亦安知無葛天氏之
民遺世忘言者歟歸途高者平險者順山回路轉烏紗軟
斜隨意先後非徒望之者忘其爲誰氏之子也雨復作小
憇於村舍至山下雨亦止日猶未中少休卽飯飯竟信其
所之道士多扃戶時聞棊聲再尋桃源之遊登御風亭林
木交翳今皆廓然復循山磴遊於物外喬木倚天澗流清
壯此間桃源之津所從始也過小橋緣山而行泉石相搏
無風而濤行且百步幽意益邃橫澗爲橋榜曰三峽驚濤
怒流與巨石相吞齧前莫知其所窮後莫知其所止清深
幽勝殆與塵世相隔使人凡情俗慮不掃而自去復行數

步過盤石臨浚流景象天逸不特與所謂物外者異亦
與所謂三峽者異橫絕一小橋又數步臨澗面高大石側
立於小亭之後其名曰冷然平流滿盈以止衆止上下水
石滾滾不少休望澗之北山容如畫下冷然又數十步復
有傑石橫峙不倚物而立由傑石而前登棲碧位置清穩
水聲潺湲心迹可以俱清傑石之後地平如掌可據槁梧
而坐丹井路亦可由此而上誦招隱遊仙之篇徘徊登眺
不知日之入須臾暮烟四合不可辨矣聞復尋舊遊而歸
仲平賦詩和之者亦有自得意撰後復坐於枕流林外燈
火久益微茫泉流靜深尤與夜氣相宜是行也初爲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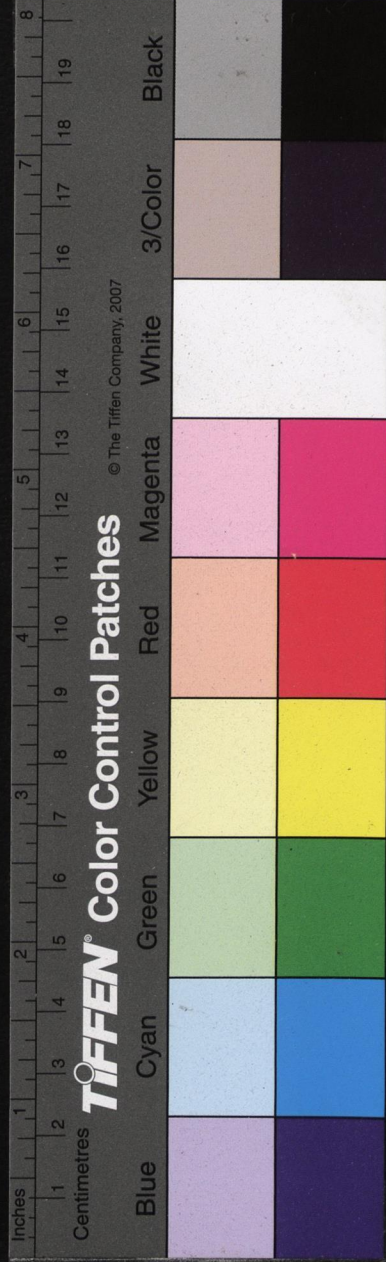


之留而山靈不我厭也晦而雨雨而晴極目於丹井稱心於桃源而於枕流過清之間朝暮幾與神交自已未至辛酉凡三日而後返因識所遊之大概及同遊者之姓名於幅紙以爲他日之思冲平亦姓吕氏河南人樂於山水而不厭者季氏兄弟長曰元發次曰淳父幼者未字陳巖夫居古栝亦相與再宿而歸縉雲曰沈伯明子溫叔昭子成東陽李從仲喬子疆郭元簡陳仲益許叔儀徐正之徐用之浦江鄭厚之石介卿來康章仲溫武義阮夢得王性之皆欲從予山行者祖烈喬年亦令隨賓友之後庶幾其長而亦漸知此意焉

紹興府修學記

宋 陸游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自周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而學校弗治自周襄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爲治本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旣並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爲庠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一學校於周不及百之五而又不治則爲之攸守者得無任是責



耶會稽拱行在所為東諸侯之冠宜有以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栢蒼王公信來為是邦政成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遊弗親厨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與殿崇閣邃宇修廊講說之堂弦誦之舍以葺以增不日訖事以其饗殮未足也則為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未廣也則為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猶以為歉曰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為之新冕弁衣裳帶紳佩舄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宜服鼎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胙各以其所宜用無一不如禮式公乃齋心修容來宿於此質明陟降揖遜進退跪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

象曰公以躬行先我我處於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於廉清正直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教授陳君自強與諸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記某老病不獲奉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熙二年九月癸酉記

書巢記

宋陸文游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



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患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辨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嘆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奧自籓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東陽陳君義莊記

宋陸游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



東坡志林卷之六十一
六
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爲時雨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爲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踈而不以先人爲親疏也視兄之子或不若己之子己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己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疏之殺矣於乎制服不得不若是

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爲是者有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滕頭昭福寺之旁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其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夸而廣費或挾長挾仕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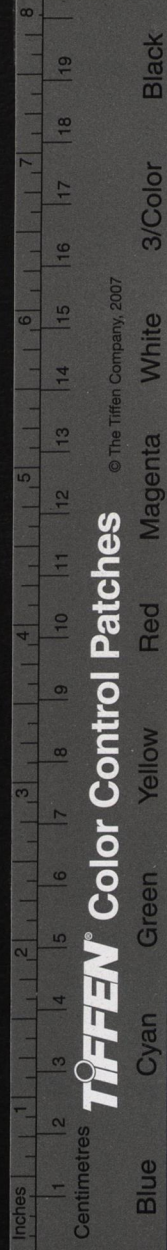


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人卿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於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宋陸游

嘉泰四年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秘閣浙西路安撫司叅議孫公叔豹爲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旦盥饋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爲上有平田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遺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爲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予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沒官田又從旁買民田足百畝除其雜泛科斂以昇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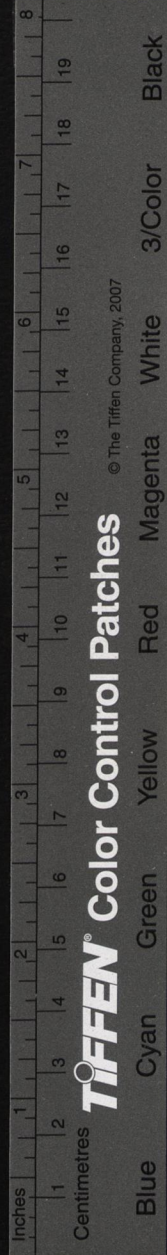


屠之奉祠者又卽祠之右創爲佛院栖鐘於樓置經於室
僧廬客館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
役又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龔美石請記
於予予曰嚴峒城也自大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與
夫人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
下有高山仰止之嘆而恨祠屋弊壞椒柱不以時薦往往
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鹽將迎
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則又過
祠下負初心戴媿面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舉得無少自
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爲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
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記

賦以上天竺復庵記

宋陸游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
復庵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
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寤講有堂中則爲殿以奉西
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湔浴
皆有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
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
者共之旣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
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